



雲黃集

文

拾壹



雲黃集卷之三十四

穆陵傅國鼎卿著

文

丁亥

祀竈文

維神以斗極之首帝儷雲來之仙宗於四
時為正月於五德為火工有赤者裳美女
其容上維天替下維地精左右劍戟出入

雷震日巳丑而飛蓋時禺中而降旌散黃
羊於臘祭見青衣於上生秩殷湯之五祀
屈漢武之萬乘粵

聖明之釐定亦自士庶以達於

朝廷無貴賤而皆然奏靜嘉之孔明况告虔
於中禁郁

天語之維馨其衡人世於筭紀之間通上靈
於呼吸之頃如鄉音赴聲如鏡寫形彤靈乎

嬌孫都尉玉池紫宮童子長兄豈比夫輝
文山冕侯龍狼鬼釁殺僞儻之屑屑謝謝
而弗能為靈國之過去神所昭然宿修已
十三世來遊又十二年清老業早知五戒玉
皇或有問廷堅吾不慕葉珠之首佛吾不
慕蓬萊之秘仙吾不慕明虹之是日吾不
慕堆金之際天金蛇非有石火何關即乾
坤之大已屬疣贅尋劉項之跡堪笑寒煙

哀浮生之長勤虛爭蕉鹿求不毀之真際
但有號筌所以函谷蹙留稍神變化筏城
出世為了因緣尼父以之寄參兩二聖以
之寄空玄雖身存天後生長天先然須假
神昌化借地尚卿以傳如是乎不能廢言
而銷劫鉢之魔尸負約之骨或有時乎不
得已而微露其一斑敢介神休為小子乞
靈

帝前武功華能吾不分其獨專陳思八
猶少其未全吾欲得慶喜侍者為魄太
博士為口羅鄴山君西明都禁郎為
官靈文少微上清為手華陽洞君海
主為喉舌遮須都水修文諸即芙蓉
劉徐諸侍中為奔走北帝師南明公紫府
真人為肺腸峨眉山人青城玄師杜長史
為左右或公家有急吾自當出其淵泉如

其不可吾將浩然有吾有以載策祭廣桑君
之絕業要鬱華勝善為物外之友斯八
紘於寸田綜萬流矣一軌騰天際之獨鶴
挾長風於兩肘遺六合而孤飛極一元而
非久此無所爭於人間世之短長多寡薄
厚也

帝其亦不吾靳而聽我無盡之取乎異縣
客遊再逢殘臘正明神朝謁之期上生人

黑白之業適家君之西歸以幼童而代設
瓶酌斯芬陞羞維潔男獻孔時女避無媒
六察罔恫八屬胥悅敢布其私惟神之
藉

已丑

三一山記

盡海內名山五千三百七十泰山冢也起
泰山而東突兀相屬四百里東泰山冢也

東泰山高九十里邈迤而東鎔于海南鎔于淮北鎔于濟大牙二千餘里盡山也望如波濤傾亞汰激不可窮其最近則嵩山冢也嵩山東十里為三一山是與嵩山連麓而別出席也又名連傘宮之可四十里四面群峰墻立中自一區窈然深藏天宗焉陬恠鳥恠獸焉宅異草竒木爰灌爰萃居人數十百家各在一搏不經也衣不穡

也食取集采山家大人中殿名塲以余隱於此也故頗悉之出胸城右行四十餘里徑漸微石聲礪枳人足有山從西來如層雲疊浪滾滾而東狀虎踞而首乃左顧又如龍回其頭下瞰具水者曰回頭崗其首也巨石以為峰其上正夷杲可坐數百人

有石曰可春數斗粟或曰昔人避兵處也其南山亦從西來墮而奔特娟秀變見百

折已如劍臘斗入二水中其南曰琴峽之
水其北曰鳳止之水鳳止水即自三一山
流出者也當北岸有墅焉可百餘家前對
曲岸如罌罍向人古栢不知幾千年物纔
如懸蘿搖綴其半有鳥五色如鸞方翔鳴
其上其谷口也人世之跡於此焉窮從此
而西則石磴斷齧裁受一人樵者之所左
擔也拾級而入跡鳥道其北嶽中下臨大

壑大壑之水時潛時見多礫石即鳳止水
也南對錦雲嶂夸父之所棄其杖也木多
楹櫟榕移棘醜椶醜以不可材故壽且滋
彌望如碧雲駭空不見其際爰有巨蛇
載船文犀懷瓊如是者五里為程氏古村
聚族崖穿茂木蔭蔚其上迫之不知有人
家又西半里為大洋谷是西配箕子谷於
此山為人之兩腋而此谷尤窈窕長狹數

里多巖窟可匿多叢竹可書白鶴綠鶴鷄
鳥又里許乃抵其中峰當其阿為家大人
石室其山累三成而上成自一峰如傘層
連益上益多以余家近即其下也故僅見
其第三峰正如大人之跋吾前兩峰皆隱
不見唯其長脊隱露倏閃如複帳重裹翕
呷擁之也故又名大人峰稍上北山脚則
微見其第二峰者如筆端出其領浚矣漸

及北山之半望之則所謂連傘者始參差
全出如人而冕華芝突然又西南半里為
箕子谷谷盡為栖霞嶺鐵色而瑩乎何一
碎土是晴日留雲炎夏留雪欲雨則白烟如
縷起其上頃萬馬四驟雲合而雨矣又西
一里為陳氏史氏諸村其因崖因對為自
然之廬皆略如程氏而延袤頗脩廣山產
亦頗饒故高下居者亦衆異縣避徑者多

依烏其西南二里為牛角嶼有平疇數十畝可田可家折而西北二里為虎林鳳止之上源是出折而東北為鞍子平為大小仰瓦為寶蓋谷如屋雷者以十數乃有峰隆起如覆敦坡陀下屬家大人書室枕焉其陽有石大如數斛困土人呼為落星石落星東有懸崖石巖巖欲啣人有泉數道出其趾而溜於鳳止水覆敦西北為陽城谷

可容數千家古木深平嘶螿清遞尤為此山與區北隕有洞曰黑帟中長如弄是樓百獸谷之盡為望仙嶺有微徑西通嵩山余八歲時嘗登之以眺山外望八極悠然始知有人間始作賦有鳥如鷓東嚮立石上方奮其翼有乾河漚崖谷而下夏秋之際雷鳴東奔南折與鳳止水會絡余居而東也其鳳止之水所謂時潛時見者出余

居之東西半里皆然其當余室則四時皆
見長如白虹潄潄可鑑以過寒無魚有泉
反出南山石穴下色如碧玉噴之有翰墨
香家大人嘗夢有鳳集其上故名之鳳止
絕二水東北為神仙谷谷東北壁有洞曰仙
人洞洞口如偃甃出崖半攀援而上偃甃
之物有石拗如兀可小憩已僕入偃甃中
啣膝者數武得平地可兀鍾乳以為四壁

有宕梁欂宕榼宕雷宕床宕几宕竈宕燈
擎宕燭淚者相傳仙人煉跡也洞口直上
千仞為香鑪峰有穿石大如數百間屋狀
博山冠屨屨上輕靄油然東二里許有石
欄為睥睨形齒齒造天似人所為壁以圍
外人者而非人所能為壁也登此則山之
全形始見正如一朶青夫容莖者枝者極
者瓣者葉者鬚者藕而絲者的而蕙者片

學書集 卷之三十四 九
片重重葳蕤相抱而三峰之疊起者正蕊
蓄耳三一山之為三一以此自香鑪峰而
東極虎頭得前層雲疊浪者所從去要領
復與人境接矣其中四時之致槩與人間
世四時異語具搖林賦

辛卯

人有三不幸論

李襄毅里選第一

夫士之生於世其有幸有不幸者天也而

無幸無不幸者我也存乎天者雖世以之
移我以為我之幸不幸然與我無與也獨
恃有存乎我者之能卓然不為世所移而
能有以移世以轉為世之幸不幸耳是故
尚論其人與世者殊不可以幸不幸論人
也直當論其人之存乎我者果有卓然能
移世者否而其人與世之幸不幸可定矣
宋蘇軾以一代異才蚤入制科三等死第

并列華貫劉保齋於三黨之交攻殊不足
於軾謂此昔人所謂三不幸者軾不幸而
皆有之乃不能謙和廣大以害居此三者
媿程頤之軋已為黨首合群力攻之計以
蓋頤而獨擅其無雙於世以重為軾尤余
竊以為不然夫高才雄文少年登科兄弟
俱居美官此軾之所得乎天者也軾何與
為三黨之交攻也諸君子各以聲氣異同

互相飲羽浴攻蜀蜀得不攻洛乎假軾而
無此三者其遂恬受洛兵默默而已乎軾
固以有是三三者為蜀首矣彼洛與朔之為
之首者豈亦人皆有是三不幸乎故吾以
為不然同時之歐陽修方自以為有身時
偶三者之幸矣跡修之三幸與軾之三不
幸者未甚殊也高才雄文非身之幸乎少
年登科兄弟美官非時與偶之幸乎何在

修方自以為三幸者而在軾則謂為三不幸也故吾又以為不然要之歐陽修之三幸蘇軾之三不幸總無足為吾人之幸不幸也夫使軾果無卓然自立于世以不為世所移而能移世者徒負其空虛無用之雕虫篆刻與兄弟少貴之勢以為遂足傲睨一世譽為毀根榮為辱軸此以譏軾之不幸可也夷考軾之在當時乃不然軾之

為軾固卓然有以自立於世能移世而不為世所移者也其卒擯斥不用流落以死乃其世之不幸非其人之果不幸也軾於所閱世局幾變矣有熙寧之變法有元佑之變熙寧法有紹聖之變元佑法王安石司馬光章惇互相反相反也而軾之自為每與時局相左在嘉佑即主變更在熙寧即主不變更在元佑即又主不宜盡變

熙寧在紹聖之初又遷處靜處晦之說意
主不變元佑既持之以忤王安石又持之
以忤司馬光已又復以忤章惇是其心泊
然不以當世之富貴功名為重而有以卓
然自立猶如其家之瞿唐滄瀨屹乎大江
橫放之中一任江流之通消通長千乘萬
騎上擊下律而其為孤城之當道自若其
立身之能不為世所移如此視當時之三

變者何如哉文非君子所貴也若軾之文
亦第如韓愈之闢佛茫乎不知佛原道之
茫乎不知道進學解之茫乎不知學此與
夢中語何異吾不以為軾貴矣今觀軾論
議率切中事情其有關於世甚大如策宋
之大憂在二虜之未去欲用吳人肆楚之
法數以吾有餘苦其不足及先以少兵更
番困乞第後分三路蹙之皆以夷攻夷意

妙合孫吳最宋社稷長慮前後進神宗三
言亦復培國脉窳計一牛五年之說尤破
從古利臣中人主膏育治徐州決河隸州
宿賊杭州漕湖葑田處置高麗金塔不為
上鑿石門道通大慈浦可避浮山洄洑激
射歲敗公私船之險罷河北京東權鹽不
宜與百姓爭細利固朝廷根本擘畫徐州
要害驅使李直程棐能得跣跣死力使其

得志必能為宋靖二虜無新法之數變數
不變朝端紛紛聚訟人主四顧靡適卒責
於蔡京童貫之手而不覺也其才之能卓
然移世又如此視當時之三不足者又何
如哉當時仁宗已嘆為奇才裕陵亦惜其難
得乃竟統於群咻數起數躡輟意瓊庶
永之間換夢枕林寄骨鄣日而宋於是乎
不可為矣是為軼之不幸乎宋之不幸乎

彼以白舉郎之用為宋之不幸又以其子
早世為宋不幸中之一幸竟不知蘇軾之
不用乃宋之大不幸者皆淺於知軾而短
之乎論宋也吾固因劉保齋之說而備論
之若其詭浪率易好譏訐人得失不能自
脫制科人習氣蚤拾蘇張晚醉佛老固亦
有如紫陽所言者論賈生之不能用漢文
欲其優游漸漬深交絳灌為所欲為何其
不自用之於荆温乎是以君子自待而以
小人望人也此皆其細短耳未足掩其才
節之卓然者也

壬辰

木牛流馬論

宋桐岡中丞試集

論人之失失在於因是而不能身的時勢
於千古之上如觀面而真見其是故史冊
之論贊率與其人不相肖非特當世之人

品失於傳聲之毀譽也自三代以後所稱
為三代遺才為王佐可伯仲伊呂者自孔
明而外邈然寡傳然夷考其當年行事而
細論之殊有大不然者似皆傳聲於因是
也孔明之始高卧南陽不求聞達追先主
三顧為不得已而出議者謂其得出處之
正似矣但其時先主方猖蹶流離於龍戰
之際非已有臣主之分也如患難之索隨

和耳與湯文之禮伊呂不同孔明既知中原
不可着手自當辭以時不可為以卧龍終
區區蠶叢一隅塵如蝸牛之寸角固守則
已小進取則非據此豈英雄用武之地哉
而况其人又自吾一人之身也無可取之
罪而第欲乘其弱襲之此豈聖賢仁義之
心哉所謂每事與曹氏相反者何也是其
當在草廬之中君臣規畫已了然堪一嘆

矣已而崎嶇東西卒不能加一矢於曹氏
之厮輿以復吾尺寸之土劉璋本骨肉我
好逆我而借我以自衛也乃反眼自寇取
赤子於懷中亦何必用卧龍哉夫不能奪
之於仇讐而奪之吾一人之身不能問篡
殺之罪而以好逆我為罪不能取天下之
強與吾爭者而取之天下之弱以吾自衛
者此即市井狡獪小人有所不忍為而謂

十全不用是必其出祁山之計十全而後
可乃祁山之出亦卒不免於敗狼狽輒歸
十全安在此如匍匐小兒之不能步也驟
而語之以踰山越澗飛巖走壁之捷固宜
其駭焉而不敢任矣此其失計之大者二
也夫兵詭道也故途有所不繇而偽陳於
此暗渡於彼一之謂甚矣乃六出皆祁山
磨驢之步雖五尺童子知操筭以要之矣

司馬懿既對于基不能進獨不可自綴懿
而密授計別將出所不意以擣其腹心穿
其脇肋而顛顛焉兩和獲畫智勇俱困乎
辛毗之治軍豈惟司馬懿本無戰情巾幗
之遺孔明亦自無戰情也不過彼此為久
持不決之計以銷其死而後已之一語耳
世謂司馬懿本畏孔明而五丈原而反幸
其屯五丈原為英雄欺人孔明固旋成於
而不可以長驅可以無大敗而不可以大
勝始終成其為鷦鷯一枝之技而已即如
罰二十以上皆親決之是何足與治天下
之大哉故司馬懿以食少事煩決其無成
夫事亦何必煩也煩以治天下者不能治
天下者也桓子之論奕以上者張置踈遠
為廣道中者遮絕爭利下者守邊趨作蜀
孔明之於奕其趨邊作蜀者也孔子之評

管仲曰器小吾亦嘗試為孔明之評曰才
小而其骫骳於功名之會乃反不足與仲
將仲猶以可以死可以無死之身出而大
有為於天下正如陳代之枉尺直尋孔明
則直奪取其肺腑我者四端盡喪幾希無
存即越人於貨者有不忍為安望其不忍
於入井之赤子如凡民乎狡虜挾詐乃爾
在當時已無辭於孫權之罵惡在其為王

佐才也蘇子由評三國人物獨以吾邑管寧
為第一而不言孔明有以夫世之傳聲因
是者於用兵動稱孔明其八陣法世少習
者恐當天下一多事輓運方艱或欲襲用其
木牛流馬之故智故因而備論之或有病
其責孔明太苛者應之曰三代以下人駁
矣一切霸佐之雄隨世自樹不如孔明者
可不論獨孔明號三代遺才伯仲伊呂者

而不義且不智乃若是以是萬世之是非訖無
真也故不可以不論嗚呼使孔明終其身
為卧龍不出者其淺深寧可量哉

丙申

有有居記

直邗學會與隅百步有曠地可式晦許從
無居焉田焉者或曰非可居可田所也自
有此邑而有學官自有學官而虛此地以

憇息諸生之簡試者所謂槐市也蘇之官
萬曆乙未秋豫章歐陽子商先生以孝廉
高等來領學事即丁祀之初立日試諸生見
余衣敝補如龍具履又穿空顧瞻矚多異
同試者生百餘人皆相顧目笑之司訓洹
水王先生少北指余而言之于商曰是子
也有奇相語云相馬失之瘦今試從瘦中
相馬何如于商因取余文讀之大驚曰此

昔姬穆所駕以趙弁山者而何乃在此語
次余家遠近余對以家沂山絕谷中遠又
問外氏誰余對以初締婚異縣失之矣以
貧故向偃蹇數氏女尚無成議于商蓋歎
然亟顧吏為生議婚前媿也議及今室張
氏未定也于商貧之間及其外人之僑邪
者某氏曰此富人可資也余執不可目司
馬長卿曷足道哉卒定今室嘗以諾春于

歸然無以為居初僦一富族丘亭于商謂
不可以久為言之彭令割前曠地之十一
畀余併度土為表環堵廣筵從四之中為
土室三各一間其後以居其前二室中窳
之向背其戶其東北其戶以巖其西南其
戶以賓皆不楹陜屢容兩三人茨以青藜
其居室及外戶席扉其兩室皆虛不扉張
故病羸不任操作則外父母通以內妣

人傳之斯夕則于商穀其大外父母穀其
細然達達不能澹頤頤相對矣迺張怡然
無不足之色舉案甚恭以間蒔花木庭除
間姑郎榆椿槐梅李率數十本望之蔚然
若有雲氣霏微其上者又時以清言爽余
曰吾惑乎紛然者之驚於不足也夫人衣
原取不寒食原取不饑居原取容膝此其
真不可無者也易足耳其過此而極之家

即龍章虹玉未見於不寒之外有加適也
食即五鼎方丈未見於不饑之外有加飽
也居即夜日晝星未見於容膝之外有加
安也異日富貴容無足為君道功記之以
讐言今日所以真有加於今日者何也余尚
不知異日者何如不能難貧之病人也買
臣之妻無足論以師尚父之聖不能得馬
氏之不怨且尤而張之於余獨有以樂其

貧賤如此宜私籍之屋漏為傳別且此三
土室也以環而視諸豐屋高門信陋矣然
此地之有居也自余始也是此地之無有
者不知其幾千百年待我而倏然有有也
亦何可以無籍存有無之始變也或謂前
乎此之幾千百年其無有也果無有耶後
乎此之幾千百年君之有也尚有有耶於
天下之大而有此半晦之隙地十二萬年

之遠而有此倏然之三土室與無此倏然
之三土室是果足為有無耶余應之曰此
似然矣然未盡夫以為不足有無也則天
下之大十二萬年之遠亦猶之乎倏然之
三土室也以為足有無也則此倏然之三
土室也亦猶之乎天下之大十二萬年之
遠也其少此以為不足也者其有加乎此
而什百千萬焉者可以為足也耶則吾不

能知也作有有居記萬曆丙申八月日
與王茂才書
自前秋應舉與丈及轡歷下忽又三年矣
歲月荏苒祇增拊髀之悲雲路迢遙未展
凌霄之願中更逆旅東西崎嶇坎珂於風
塵之際而客遊歐陽之門以江海殊絕三
千里而遙而一朝握手歡如骨肉豈離合
之繇固有主之哉至於燕婉未諧於舊婚

鷺膠更續
新室瞬息之間存者已沒跡
者已親看是乎世緣之曾無定境也嘗試
以是內觀身心外觀世界倏忽變化萬萬
皆境萬萬無境向來執着煩惱忽自省然顧
方今玄冥戒寒朔風飛絮歲事道爾岑寂
而枯木寒枝撼如矣向之萬紫千紅紛然
競奇爭媚於天壤間者安在也識造化之
小見覺人生之大夢迎目蕭機有厭薄塵

器之想矣老氏之論天下大患為吾有身
夫饑而食寒而衣吾身已為吾患矣况重
之以家哉為此拘拘神為形役曾不得與
卉木飛鳥相忘鑪冶中安所不可而自令
若是是以嚴子謂手足委形仲尼謂肝胆
楚越文侯以魏國為土梗姚皇以天下為
敝筵迭處逃去平仲言其境安為人為虎
淮南言其形妄試從此處着眼然知此身

此家夫真為我累耳名高多憂位隆多懼
况從此而進之其為我累者更不可涯矣
此別台文後一段真得敢進之侍史為台文
酣睡中喚覺呵呵事非一旦可

戊戌

溲李仲發同年

分守都門便自遠落每念晤期望長安而
西笑耳日月猶賒青山暮雲森鳥興想海

鴻孤飛從何來玉石蓋莫辨然私悰之切
至莫遇其真敬因人旋數字奉復子之為奇鬼奇
鬼之為子固皆未奇知也一任浮沉曷勝搔首

東馮用珮

大凡相怨相構之事非一旦而起也善為
者為之于未有則容物者有名而任過者
無跡不善為者為之于已著則明歸罪不
足以表讓顯止怒不足以昭德一以無事

而雙美一以有事而兩傷相去懸矣蟻壤
可以潰山河而捧土可以塞孟津此言似
怪理或有之今以一緝書託足下塞孟津
矣於足下云何

巳亥

寄人鍾乳

鍾乳寄去諸書中所載方驗并簡附以示
用者雖然此物之在天下猶明珠文犀也

明珠不可以為粟文犀不可以為襦當其
有用抵連城當其無用等瓦礫耳非若緇
梁絲象之必不可少也然而人不寶緇梁
絲象寶珠玉者何彼少而貴此多而賤自
然之理也令車載明月斗量上清無言寶
矣唐相牛僧孺家鍾乳三千兩古今以為
竒聞貴可知也周鼎為康瓠駮耳服蓋車
識者嗟之若足下以為贈多不過兩少不

越鍊斯足珍耳我輩縱不習長生術安可
令鍾山白膠閨風石腦作瓦礫在人間哉

瘞枯骨

暇日藝竹後園聊作玩具斲地逾寸遇枯
骨烏若蟻螻凌亂髮髯應手散滅不堪改
瘞明器燼蕩似是千百年物智愚顯晦果
安在哉男女壽夭亦均之乎無何有矣此
古墓為田枚赫所悲白骨生苔杜陵長嘆

者也嗟乎風火大壞劫石成灰水陸至變
桑田復海自天地山川尚不能保長久而
况人乎語云生前難保百年身死後難保
百年墳有是哉自化者視之吾身天地委
蛻也自不化者視之天地又吾委蛻也百
年亦死生也終始天地亦死生也謂百年
身之為吾身吾不知也謂百年墳之為吾
墳吾不知也謂無身無墳之後為無吾吾
亦不知也諸幻滅矣非幻不滅昂藏者之
俄而纍纍也而吾在也纍纍者之又俄而
卒臯也而吾在也卒臯者之又俄而為溝塍
為道路為城郭為園廬井竈而吾又在也
蕩而為野燐抹而為糞壤而吾又在也野
馬氤氲生生化化何者是吾何者非吾水
之聚而在沫也與水無以異也沫之還復
在水也與沫亦無以異也有形有知者有

盡藏而無形無知者無盡藏於百千大海
認一浮漚而謂為吾嗚呼小矣瞿曇之訓
以四大各歸今者安身當在何處吾則謂
地者歸之地而吾在地也水者歸之水而
吾在水也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吾在風
火也以合之者為吾而離之者非吾嗚呼
又小矣昔人語治陵墓有云必使他日不
為道路不為城郭等語嗚呼曰他日則又安

能保之哉且惡用是矣天地山川以形知
故總期散滅吾亦安用此為哉吾不能保
形知之吾不盡而能保無形知之吾不盡
有巢燧人其人與骨皆已朽久矣雖謂其
日往來於天地之間可也極之天地盡而
無形知之吾復不盡雖謂天地為天而吾
為壽亦可也此一杯黃土何與吾事而蜀
先王以之飲漆陳將軍以之仗鉞孟德摧

心田君收血秦製銀江漢設機火可憐哉
遂以吾為在腐肉朽骨也今日之枯骨果
有在乎抑無在乎其凌亂髣髴而隸者之
散之也果有怨乎抑無怨乎嗚呼即有非
是是處無有新盡火傳雖云神理相續灰
飛烟滅終與火化同流化自化骨固自骨
矣骨不在化固自在也散者其所不在者
也所在者不可散也余乃以卮酒酹地收
而瘞之故穴上殖竹云嗚呼散者非怨收
者何德姬文葬以玉禮弘濟之實寔溝兩
者皆稱吾弟知所從矣

渡劉丹字同年

我兩人之黯然鄭東也東西信馬蹄矣兩
人低徊顧望之私則不與馬蹄俱東西也
都烏衣之會文君當壚吳姬壓酒分曹並
進馮陵呼白風流已足千古已過冀過趙

連與足下雄飲三日夜而一石之興略盡
酩酊大叫雄風四起拂腰下雙龍指點天
外意若無人泰山為肉此何論平原坤明
也歸亡何而風塵莽相仍矣一二宗人親
踈相謬其親者重以我為注其踈者又輕
以我為擲潦倒鼎卿作大椿不得作長卿
不能乃悅從世間法東苴西補修告修鍊
高陽壯懷颯然矣蠻觸蛟鳥重達者一咳

耳秋來山中幽事頗可悅棗朱梨碧櫻黑
裊黃段段霞前樹樹錦披瑣細雜加色璘
璠岩岫間下與溪水相映過自成趣縛而
求脫垢而即淨半嶺清風一溪明月左携
烟霞右對猿鹿再讀左臨舊數詩翩翩自
放任風吹塵起又閉門不關渠矣來書穆
如清風近詣可知也文下侯芭幾人但聞
門一以杜金不受剝啄甚休甚休季秋况

月於玄為割乘興東流以猿於諸道足下
所問奇字足下其為我啓扉不

復金伯精同年

別來渾不記甲子但清風天末微月松梢
言念佳人落落曉星未嘗不自斷海雲驛
樹也風流雲散一別如雨蓮子變嗜湖酒
易水風長安日回首邈然遠往知能再得
否蓋子野之喚千古以之矣拜命之辱如

蔡藿柱乎魁馳之徑而驟聞兄弟之警咳
蹙然而起可知也敢不奉教唯謹春首餘
寒願言加餐

庚子

題琴鶴館集後

丹丘氏曰吾讀琴鶴集而知有王北沙也
嗟嗟不讀是誰知有北沙者天下士所不
可知者何多也顯者有餘晦者不足有不

脛而走四極有遺世而藏名山所遇偶殊
而知以之矣江之濼溲於濼觴而响激於
赤岸也聲無聲此一水也處穴而呼而數
仞順風而呼而百里也聞無聞此一呼也
狗羹猿羹何美何惡名隱者未可沒名顯
者榮是多是百犬吠聲夜虫傳明遂令下
位作者長為濼觴之江水處穴之呼聞有
確然辨猿羹狗羹之真者誰耶嗚呼跡北

沙於今天下名視夔州歷下六七大夫有聞
矣簡琴鶴集讀之冷冷一家言出有而入
無如步蹠尋幽日暮空谷蕙風在衣潭水
如玉落花無言幽鳥相逐此豈盡無神境作
六七大夫語也者即六七大夫亦豈無北
沙語也者彼明明若月此冥冥若沫知不
知何殊也巖穴下士非附青雲類名湮沒
而不振此龍門氏所為再三長嘆於斯也

雖然非所論也夫少陵氏亦猶之一鄉貢也而談詩者祖之無兩又何也此師曠所為竦知音於千古子雲樂天皆有異於後世之子雲樂天也則六七大夫之不獨顯而北沙之或如六七大夫顯是皆未可知也即不然如孟襄陽秦公緒各出一編以偏師立亦自桂林一枝何可少也即余所見先生男少北如沂山詩二首猶有父風

非不知詩者也然無為知之者也

郭女墓誌

是女也惠而溫冰為骨水其神生已亥月之余世有四日出初紀厥時字曰郭謂出震景為肇明秋八二十一鷄三蹄與星沒權而坎東則旭寔卯刻復爾哭嗚呼以是生以是成靈之靈已久矣

雲黃集卷之三十五

穆陵傳國鼎卿著

文

辛丑

奉錢震宇座師

名承恩壬辰進士

日月不君奉別便爾浹歲沉正澧蘭豈復
容言念國愚不似不能奉揚明教以成知
人之明徒自踈嬾詩書成癖妄敷辟疆之

蓬蒿抗意元亮之松菊草玄賦詩便謂自
足千古而不知肯致窮乏之具也遂成留滯
策再上而不收厚頽知已當日之望闕然
久未奉候嗚咄一第之不知尚千古哉然
竊計人生天地大約不過三者下者爲利
上者爲名最上者乃不爲一時名而爲萬
世名率不可兼在人安取取名者利去之
取萬世者時違之有收厚實者未必顯名

有顯時名者未必不朽豈非意不並銳事
不兩隆盈於此者彼必虛剝於前者後則
復即天地且無全功也而况人乎堯舜未
必不如孔子孔子未必賢於堯舜就孔子
當日栖栖之心寧不欲一得志假誠得志
不過如堯舜止矣以今日論十堯九舜寧
是侔也窮達異而功殊爲堯舜即不得爲
孔子爲孔子即不得爲堯舜孰知夫堯舜

之以天子掩而孔子之以匹夫顯也是得志或未足多不得志亦或未足少也即斯以況今古殆不可算陶弘景有言向未明中求祿得輒差舛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國每嘆賞以爲知言似天生異人自有以待之不在得志不得志也且以師當日舉國之心必非謂其鄙鄙如今已也必且曰此其出而有爲爲一時名人者未可知是所望也此其沒而不朽爲萬世異人者未可知是所不敢望也所敢望者存乎人所不敢望者存乎我國竊計得志則爲所敢望者不得志則爲所不敢望者決不能相兼而均之爲不負所望不識師以爲何如也北還以來益杜門壁觀雖戚黨不復一面山田數畝久付諸弟家徒壁立居無十日之儲或間有數日不能舉火者不暇問也

作七遊錄丹丘小傳頗具其事此信急未
暇錄呈不知何日得續上也臨發若感念
光儀遂不覺悠悠然神往珂里有懷司馬楊
王端明之故端明出歐陽之門齊名同蓋
俱爲千古冠冕更是異人異事師在今
日或可無遜歐陽恨國未能爲端明氏
耳餘有不能言言且不盡者不復以言言矣

七遊錄

余性孤嬾儻易不喜應接往來泊如也門
一以閉動累歲月雖隣於囂塵乎梗荒蕭
然有人外之致矣然頗好遊遊多行鳥道
不欲人見人亦竟無知者里閨諸博士過
余門而詫也曰是經年不出中何爲者或
以爲養拙或以爲養尊謂門卿空自苦耳
此皆未能知門卿而門卿自知之畧錄其
所交遊大都有七爲七遊錄云

吾日眊而起盥櫛既柴門深閉不聞人聲
蓬蒿四翳花露侵人山色飛來微風徐動
竽籟自和百鳥友于而前爲壽窅然自遺
不知其今也古也頃之坐定延羣命酒於
是乎左少微右青蓮蘇州右丞而下十數
家時進其冷語間之宮徵相節而隣邑柯
古從中雜以豹胎龍鮓時有所得輒以語
少微俛仰熟視且笑且自恨不得當也而
吾在開元大曆間矣客旣去意微嘆其華
艷於是不揖元常迎逸少皇索之班三十
有四人雜然竝進如龍飛鳳舞珠璣相炤
霞收月上咄咄逼人蘇李以下西園諸客
間之繇溜皆塵外語非擬議所極而夙契
元亮從容野服相與把臂籬間望南山如
點黛出沒雲際長嘯謂我披褐欣自得屢
空常晏如惟我與爾有是夫我亦謂元亮

懸此榻待君君不來卒無可下者兩人相
得殊歡又皆嗜酒隔籬呼取笑語移日朦
朧視天地而吾在魏晉間矣稽叔夜最後
從豐草中出目余大笑曰鼎卿與康寧有
殊何黨元亮之深也平生固慕之恨太翫
髡又不用公和之言卒以自冠非至人也
不顧而唾而侍兒報龍門父子扶風兄弟
已皆至席前同來者東家素相南國逐臣

寇也馭風安也挾霜或抱蛟龍或吐鳳凰
工琴犬子善酒鄒陽雲合遞奏彘敦並陳
千珍萬怪芍藥之和具相謂鼎卿真吾友
也于是與濯襟昆明乘風上林采芳沅湘
縹馬銀臺使漸離擊筑夫子射意而太白
之精時時爲我語六合外及天地以前事
乃至生人非惟沒世不得見亦且沒世不
得聞使人坐忘七尺軀飄然便欲飛去聞

編郎消搖嘲笑其間傲然籠罩千古芻狗
天地間卿一見大喜舉酒而前爲壽曰數
時不聞大論幾有蓬之心矣前顧素相而
下諸大夫曰若吾見其文矣未見其人也
若以往吾見其人矣未見其文也三閭隘
曼倩不恭見其人又見其文不夷不惠之
間微子吾誰與歸闔編相視而笑也而吾
在姬漢間矣家臨卅水存伊祁之風目接
凡山緬公孫之跡西瞻日觀東眺滄溟竒
頭顱之若斯信脂膏之未寒以其間得蛇
身九首蛟眉一目視爲日月聳爲風雨卽
今猶步武可接也嘗試采金織於雷端撫
桐峯於日傍果品芳梨之三尺茹雪碧藕
之千常少憇月館望三壺如尺八鴻如帶
壯哉覺稍渴見寶雲菴藹起於露壇遂至
壇上下取寶甕中甘露飲之嗟嗟世之丁

也適見貯此幾何時行竭矣世之下也細
兩飛塵多溷吾目吾不欲觀之矣已令小
童前爲雙角之戲歌斷竹之章拾羽毛拂
浮金之鍾響沉明之磬聊以自娛不復知
此以後事而吾在羲軒上矣恨未免俗稍
自謝去而使侍童幽田塞兌明上閉關育
嬰丹元戒水火王龍皓華靖出入抱愛子
正綸而相與浴平華池華池水冷然也覺
心肝五臟皆輕舉適欲飛矣羅千者報門
外剝啄聲旣新浴罷於是冠紫芙蓉冠鶴
髦羽裙帶青龍劔持水晶如意出迎客客
十餘人儀貌殊恠紺髮綠瞳霞衣星冠白
龍車翠鳳輦羽蓋霓旌雲笛靈簧縹緲似
從天而下也一客緋衣象笏長五尺濶三
尺首居其半吻角侵耳脚脚遙見不覺失
笑客亦鼓髯大噱舉止皆異最後一好女

于年可二十許嵯峨作三角髻餘髮散垂
甚瀟灑矣餘客不能悉記相與揖問卿而
前問其氏字俛而不答但曰此不相見四
千年矣何都不復記憶耶一客謂問卿曰
適過蓬萊海水清可揭也乘白輿者目之
曰休矣對異人無作俗語於是相與上太
微歷小有徑百花橋萬花林小酌東華殿
上與顏君清臣奕棋樹下吟嘯久之諸客
相謂問卿曰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久
失子所在問卿微笑亦曰結廬在人境而
無車馬喧諸君何所聞而來乎時復與跨
赤虬驟白鶴軼姑徐排闥闔出日入月隨
風烟上下而吾在大羅天矣已頗厭其皆
許由之瓢爾乃伽梨青玉函縛解脫蕭然
獨往抵一阿練若而休焉練若者菴園也
園中爲三觀亭亭比爲寶華臺臺斜臨鹿

野背倚耆岳那提演漾多羅幽芬頰伽時
聞脫闍微動登臺一望鬱爲逸觀嘗試收
蒲萄朶掩新卷葉閉雙垂爪關初偃月萬
法循元旋湛發光離無所離枯寂其中於
斯時也內脫身心外遺世界覺一切大千
衆生山河大地萬生萬化遇感成形無非
我者極之一切生化盡而我復不盡返觀
衆緣所聚七尺之軀如十方空吹一飛雪
若滅若存似有非有而妙德威德十
二開士憍陳那尼沙陀二五五大菩
薩飲光慶喜三三六尊者適浮空過
我約遊善現天且到虛皇結夏相與
度切利而上望切利宮殿盤紆熒煌
稍復似對策長安時所見但日月
杳杳在下倒景上炤爲竒耳益復上
升精微至無想空行人摩尼內院禮

護明氏護明氏現月輪十八變示毘
卿且賜毘卿波利餅云憶念樹無憂
樹羅生院內外枝葉如吠琉璃炤人
不似凡木大象十牙者百餘頭牙端
大池百可浴也脇有二園喜林樂林其
中儼然一世界矣毘卿雅好奇跨一以
行行非以足非以翼齧齧耳自此以
往爲虛皇虛皇以往不記矣蓋諸大
德中休太半焉與俱者稍希微如哉
生月矣毘卿亦不知從天至天去闔浮
已幾萬由旬歷幾甲子矣就於所至
擲一石且下驗之一老比丘謂余此
石後十萬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
地也大士何用驗之毘卿默然無語
覺吾在無色界天矣此毘卿之遊也
其嘗所周覽山則謝羅羅浮華頂匡

廬三天子之所都水則赤水青衣明月風雨龍灘狼溪巫江上下覽則三首兩面長臂岐舌解形飛頭不朽之川懸渡之域足跡尤多然桑鄴之所經緯禹益之所往來也不具錄萬曆辛丑七月

日

與歐陽于商

庚寅

曾是不意遂及大故如春花方蕊風雨總至蕩乎漂搖無以自存天乎命也人才之難匪生之難成之實難國從來杜門養重草玄賦詩之外毫不解事今庶事旁午喧客駢闐如真處女五父之衢倉皇四視天地易位頭眩腰折尚未卒獲一不堪也家素壁立居無十日之儲今當大事劇意自盡不得不悅無財不悅即遠尚茫然不可

期粥家無以自粥不能即今後有三公之位萬石之祿此時竟不能致一錢相知交遊莫捄徒坐浩嘆恚憤且死二不堪也性喜高卧伏枕自便服食清爽蕭然塵外今儼然勞艸之中苞履扱衽銜哀內潰扶杖徐起骨立不支土木之形益復枯槁師若一見必且大驚而走三不堪也天乎天乎使親壽高無可奈何國登科晚無可奈何

登科早親壽又早終不獲升斗之祿以養死又不能厚葬復何顏立天地稱爲人子也自今而後死則已矣即幸而存亦不能復絕意世事肆力大業縱橫繩墨之外如宿昔所云也生我教我之謂何坐虛此一生人才之難非生之難成之實難此皆肝膈之要莫可爲語誠恐一旦霄越當此長別相見無期人便附此未知所材墓石之

役敢以爲請兼借椽書以永千古唯師幸

雷音意焉

賀從弟元式舉茂才序

今天下廣厲學宮每郡縣弟子員多至千百少者亦不下百餘人如恒河沙夫何足賀雖然今之弟子員古之士也士亦有可賀亦有可憎均此士也在人安取近世士風壞矣家人子一入官墻動訑訑氣賈風

雷目無今古白眼薦紳之間輒自比於古之尚志矣叩其實則殊無進取意不過借黨與自封如夜郎王儼一州主耳初無意北踰牂牁江觀兵中國以與漢爭一日之雌雄也且

朝廷之立學宮何爲也業復身復家萬分無一輸力於上而徒豐表博帶不管尺寸柄又萬分無一施功於下立學宮何爲也曰

是爲紳之蓄也欲漁者先濬其澤欲獫者
先表其山夫學宮亦爲紳之山澤矣夫士
亦

朝廷之所濬所表矣欲取以爲清廟明堂棟
枅構榑則不得不當其始榑而護之而長
之封焉殖焉儲與扈治以爲國家之薈林
三季而一尋斧焉是今日之士

朝廷之所不得不置以圖後効者也以

朝廷之不得不置以圖後効者而掩而居之
不顧其後如夜郎王儼一州主是農工商
賈及夫操末伎以游於世者彼皆有所裨
益於上下而我如土木人不能毫爲有無
而坐蠲租賦糜廩餼虛清時費白日爲嚮
者農工商賈諸人之所羞是

朝廷之一大蠹也而始入之時父兄且爲之
開顏問左親知且以爲喜幸而相從賀之

何爲也果以今日之賀爲遂可喜乎吁亦
不思之甚矣有紆青拖紫鐘鳴鼎食駟馬
高蓋前呼後擁使人想望清塵而訶其眉
睫以爲喜愠是今日之士也有出入將相
爲帝者師從容風議轉日回天天下視之
以爲安危四裔視之以爲重輕是今日之
士也有託孤寄命身負綱常呼吸風雲轟
轟烈烈以匹夫而抗萬乘以一人而重三
代是今日之士也右砥柱中流昂昂千里
天下譽之而不加勸天下非之而不加沮
等榮利於脫屣視鼎鑊以如歸是今日之士
也有超然高舉駕風鞭霆錯綜萬象黜陟
百王挾天地之幽微操古今於齒頰是今
日之士也有折衷三教鼓吹六經祀春秋
以不替並天地而爲三是今日之士也然
亦有呶言粟斯喔咿嚅唳波流茅靡吮癰

舐痔亦是今日之士也東書高閣載毒姦長
傲敗名蕩簡鄉閭羞稱亦是今日之士也
復有君下姍上巷議心非競欲實其周鼎
不自知爲遼豸亦今日之士也復有老而
無聞流落風塵葦衣百結木食兼晨進既
不能參跡於在位退又不能自見以空文
名實衰賤容貌憔悴漂泊支離望門投乞
亦今日之士也復有削跡毀冠下比臧獲
事易時非覩顏人世羨四民之自足悔儒
冠之誤身庸衆從而嗤笑親友至於絕交
亦今日之士也皆今日之士也皆今日父
兄爲之開顏親知所爲喜幸而賀之者也
以今日之賀爲遂可喜乎吁亦不思之甚
矣由前數士言之至於祀春秋並天地則
果可喜而賀也由後數士言之至於庸衆嗤
笑親友絕交則是賀我者復轉而憎我矣

不知果可喜耶抑大可怕耶是今日之士
賀憎兩持之介而喜懼未分之郊也今元
式入學宮爲士子矣親知相從而賀之矣
不知元式將以爲可懼而勉爲前數者士
乎將以爲可喜而流爲後數者士乎是在
元式矣是在元式矣

與王明府

求葬父

昔子路甘心於負米毛義動色於徵書平

壽觀覽但謂尋常以今自況如何可言子
輿氏以養生不足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
大事彼二子者處養生之時猶若此况國
今日一往而不可還一闕而不可補者乎
國不肖早辱賢書計更數十季親壽尚未
七十耳自謂綸音之錫可坐致之天祿之
卷吾親可安享之不意遂干天禍棟折椽
崩一身孤露茆茨靡告念以前吾親艱苦

備嘗忘身爲我既不及食一日之報以後
縱有尊位厚祿可以爲親而親骨已朽矣
誰爲爲之慟乎曾子之言曰椎牛而祭墓
不如鷄黍之逮親存也所可竭心戮力以
爲於不可爲之中者唯有送終一事耳乃
室如懸磬家無寸土何以爲悅古語有之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此正國中流失船之
時也當此之時時救之給感過萬石一金
之賜德深百朋何者誠急也倘垂大惠厚
憫孤兒助之襄事躬而翼之則今以往之
身非國之身明公之身今以往之功名非
國之爲明公之爲何者誠爲父母也諺云
農夫樹田君子樹人國譬若嘉木方梓而
忽遇旱爍其樹之與否則在明公矣

雲黃集卷之三十一

穆陵傅國鼎卿著

開文

癸卯

祭歐陽廣文故隸長壽

江西新建人不知其姓隸

歐來荆楚出客苑苑以歸余未至而沒於瀟南道

嗚呼爾生於何地長於何所而今死於此
耶爾自隸豈之駢又自駢之昔今復自昔

來駢未至而死於瀾南道零丁轉徙曾無
定依可謂苦矣誰無六親生不爾乎知死
不爾乎見也託命行道之人長爲異鄉之
鬼可謂孤矣嗚呼一瀾南道也五季以前
出亡遇主於斯五季以後重來畢命於斯
間關萬里屢轉數家何端於瀾南道有緣
也嗚乎長壽善不見爾五季矣形容定若
何耶語猶吳耶齊耶中間甘苦誰語抑有

故主之想否耶與子長別不經聽慮則已
矣乃當別久垂合依稀咫尺之間而竟弗
子一面也徒增想似能不戚然雖泥塗之
棄蒙莊有云而箬履或亡昔人所悲方爾
之始死余適以他事不得出今來撫爾墳
慘愴傷懷覺悲風颼颼四至似爾以生死
流離艱苦萬狀訴於我也嗚呼不覺翻然
爲爾失笑夫生人之所滯者形也所累者

家也所怵迫而不能忘情者生死之際也
既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爲人又不得已
而使形受父母妻子之累故有居之安有
行之難有合之歡有離之悲有得之喜有
失之憂凡皆有所繫焉而不得放於生死之
途此人生之所大苦也余觀爾雖受形於
天地之間者同乎斯人而不與斯人同其
累遇歐則歐遇苑則苑歐非生我之家苑

非長表之土歐復一苑苑復一歐偶相值
者無窮而俱相失者不意唯不自以爲主
而唯人以爲主又不必一人焉以爲主而
唯遇以爲主人盡主也則盡家也方其歐
則歐家也方其苑則苑家也方其不歐不
苑則瀟南遺亦家也茫茫天地何處不容
七尺之軀生也矣死也又何處自無一棺之
土死也矣處如浮雲之泛於大空可以東

可以西可以聚可以散其爲天一也如塵
舟之泛於水可以止可以行可以浮可以
沉其爲水一也如萍之飄可以由池沼而
放乎江湖亦可以由江湖而復放乎池沼
如蓬之飛可以由故處而轉乎他方亦可
以由他方而復轉乎故處則幾乎與化爲
人矣視之有所繫焉而不得放於生死之
途者苦樂相萬也子方優游於大化乘風
馭氣任天地自然之運而無庸心焉而我
猶以有所繫者律子以生死流離爲子苦
抑且不知我苦子耶子苦我耶故曰爲後
誰賤辱爲貴非神奇我始悲子而終羨子
始可以無悲而終可以無羨悲與羨展轉
相因猶之乎未離生人之苦也

壽張節婦八十序

古今論節義多易慷慨而難從容何也夫

人之所甚愛者尚有大於生乎所甚惡者
尚有大於死乎慷慨者義誠有所激奮不
顧生身負萬古綱常決然一朝去其所甚
愛而就其所甚惡生氣勃勃千載於人可
謂極難而從容者相羊談笑若栖遲於生
死之間而顧望於去就之際則其迹似有
他而其心似有所不得已易矣至於隱忍
終身以全其真而終其天季卽不至於東

西易面以事二姓而亦不以身爲質以求
終不得罪綱常而無刀鋸鼎鑊中道夭之
苦易之易矣若不得與慷慨一朝者並而
論者反多易彼而難此何也嘗惟晉稽侍
中身立飛箭雨集之下至血交御輦而陶
淵明棄官歸來消搖五柳之間采菊漉酒
自放事若無甚難爲而至今語節節行於晉
者或反以處士之名爲高於侍中之血宋

文宋瑞百折不回轟轟烈烈以傲大元之
 君視白刃如飴而謝君直乃易衣再奔賣
 卜自託取米履建陽山中附潔巢隨一任
 牛馬比於宋瑞稍遲一死矣至今論節義
 於宋者兩人齊稱不以文故貶謝則又何
 也抑子瞻氏有云小民之爭鬪戲笑於卒
 然之頃而或至於相殺當其發也其心翻
 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退而思其身顧

其妻子未有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
 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吾於是而
 知節義之難易矣慨慷者在翻然勃然之
 際雖小民可以輕生而從容者則在思身
 顧妻子之後雖大賢豪烈亦不能不惻然
 也况自少而壯壯而老老而衰中更數十
 季之久天運百變人事亦百變化化逝乘
 念念遷謝春草秋風花朝月夕我之與物

接者無窮而物之黜我者不已視此悠悠
如寄之身若自主若不能自主回視昔死
者於地下又若有若無也則氣不得不漸
殺而心不得不漸搖欲以當卒卒然之志
而要之數十季之久貞如金石凡求無負
昔死者於地下是雖賢豪間者亦有所不
能必也而况婦人乎余友李君來言張母
蘇氏自二十餘歲而孀也今八十矣此非

少而壯壯而老老而衰守其當卒卒然之
志而要之數十季之久者耶且其家事治
如其夫存也夫古今婦人死夫者多矣不
勝舉要以計畫無復之引決一朝為氣所
乘當繃然勃然之頃與天俱實耳以斯人
而試之數十季之後吾不知其真與不惻
然否也乃至身代夫於地上而心共夫於
地下字人之孤而卒人之事使夫雖死而

猶生我雖生而猶死視之引決一朝與天
俱實索然無濟於有無者得孰多也是以節
而兼才者也以稱女中之陶謝可無媿故
表而出之以風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不
必慷慨不慷慨要不失爲陶謝可也

忌辰告文

言念此日爲父忌辰心大驚焉潰日月之速
一至是耶不知苦淡之民昏迷靡晦明耶何
靈脩之別如昨日也髮鬢今晨起晏語而
留連我者父聲響也床席而顧眄我者父
情容也孰是儼然寢於巨室已及季也果
爾父遂往而不返乎昔之顧我復我不一
日我離者非父也耶長棄我使我孤立內
外乳乳靡託靡寄父忍耶我性高初亦多與
世絕而世俗多以醒醒事望我遂成齟齬
勢必至耳昔所賴以周旋其間者父也父

不返表終不能舖糟吸精與世推移後日
之事未可知父不慮耶父去後無何喪我
長姊近五歲我幼姪骨肉衰殘以物益憫
事多拂亂漸羸瘵不支十步三休矣父不
念耶目弟奔走東西曾無斗粟之儲饑凍
通身青年坐誤失學而儕於農樵固弟尚
在童稚稚漂搖何怙父志之耶何一去之寂
然也嗚呼春而又春感時花而濺淚日復
一日聽鳴鷄以傷神古往今來同此身之
爲客天高地厚獨抱恨以何言

與王明府

夫爲政之要在興利除害勢不能出所有
以興利而除害乃所以興利好生如天地
至矣非秋冬之肅殺何以收春夏之功而
成爲天地行仁如堯舜周孔止矣非四凶
管蔡兩觀之誅何以奏蕩平之治而成爲

堯舜周孔故殺之乃所以生之天地之道也誅之乃所以成之聖人之心也天下事有姑息而反爲害懲創而反爲德者此不可不知也老父母之仁胸民而務求以生之亦極矣然稂莠不除嘉穀不茂故敢以此說進

癸辛神文

家有辛神像偶爲兒童所殘因爲文以癸之云六月

二十
五日

歲秋矣百卉具腓蓐收爲帝代謝之理神所自知功成身退夫復何云假丹青以成象本自偶然顧地水之各歸孰爲是處決池沼以入江河無異無同化小滯而還大通何喜何愠

題丹丘精舍

其隔絕世故似隱府其間寂無人似蕭寺其氣象清肅似官衙中有人焉其技誅游

行放浪形骸之外也似古隱逸其貌寢而
古瘦而勁跌坐誦經一飯長齋而瀕於餓
寒也似苦行僧其有時而談天下事也極
命天地上下古今酌名法參經權如懸河
而不窮也又似有志於世者然伉簡不脩
媚當世澹然不以誘異為意欲名位借以
為重而不借名位以為重故知之者少率以
為癡絕寡能名其品者

歐陽子商小傳

先生故廬陵派也居瑞昌其王父徙新建
遂為新建人諱璉字子商嘗謂書廬山五
尤峯下因自號五山少為諸生有聲余十
餘歲時嘗讀其所為制舉義我想其為人
又十餘年而先生舉孝廉為江西第十人
試禮部不第者兩度又先生時余年二十
所矣相見如舊嘆離合之有神而掩脫世

路之難也。前轉國子學正以大理寺
司務卒官微矣。四壁無恙。身旅視南。兩
關萬里。家婦孤兒。殆不克舉。爲詩文不務
爲聲牙之詞。以刻峭見青。清潭有致。三復
之。乃知爲有道者。然室行。草書法。縹緲
動如遊龍。在霄蓋步。曠逸少而能自得者。
以余所見。獨趙季卿與先生兩人。身使更
假之季。所就當有大過人者。溢爾長遊哉。

功業文章兩未竟矣。嗚呼奈何。五月二十
九日有人來自京師。道先生以今四月初
十日卒。亦不知緣何病。妻兒尚寄京師。爲
之一哀。出涕道遠。音踈不能得其翔。始記
其大畧於此。先生與先君子同季生。皆嘉
靖丙午其卒也。則後先君子一歲。季五十
有八。

與公浮來同奉

墓碣遂承潤色雖增減不過數字而精采
百之昔人所謂文章一字點化便覺工拙
霄壤信然見示小東雄篇豪爽俊快我亦
同病爲一擊節第有少意欲効芻蕘此詩
初讀之如駕游龍生馬馭風自喜政自
奔逸絕塵不必唐不唐杜不杜也已因
置之坐隅三四讀乃頗恨其英風大露直
來逼人差少蘊藉無不盡之致如丈夫豪

氣困青衿豈肯隨人受唯諾客來唯將目
眼看狂時只向青天嘍吾丈胸襟只是如
此今一筆寫出令千載而下讀者一覽便
知吾丈爲人不更勞想像是淺也詩文妙
處正要使人咀嚼而想像之所謂鴛鴦繡
出從君看肯把金針度與人此禪瀉亦詩
法也從來說妙處不傳非妙不傳傳不妙
耳陶淵明常蘇州詩具在讀者一見而知

其清曠蕭散自得人也然兩人終未嘗自
說本相而本相自是躍如此陶韋之妙也
杜子美詩則瀕洞如滄海讀累歲月不能
知其爲何如人以爲狂傲者也而朝叩富
兒門暮隨肥馬塵強將笑語供主人戲假
霜威促山簡以爲闕靡者也而畏人成小
築褊性合幽棲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
嗔不出迎諸如此類不可勝舉請吾丈不

勞細繹一句道杜子美八胸襟何如此杜之
尤妙也宋蘇東坡本朝于鱗諸詩讀不終
篇人品詩品皆可了了故令人易喜亦復
令人易厭所以終不逮陶杜諸家也僕嘗
云于鱗假以數季自是一代巨擘蘇子瞻
非散文妙擅古今徒以詩則廢矣此言似
妄當有知者吾丈天挺之才於蘇李真饒
爲之但願稍藏鋒鐔示人不盡非唯作詩

之妙亦作人之妙也尚俟來教互駁期於
相成不媿古人

道經嵩山記

萬曆三十一年十月之十日有事於東蒙
道經嵩山下霜清木落奇峰映人峭者如
削方者如屏間有紅樹點綴白水搖曳真
列錦雲表矣客仰視移晷忽覺身在岩岫
深處松倚絕壁足二分垂無地一川委蛇

其下清白如練照我形容老矣因憶昔歲
戊戌余時季二十三正健如黃犢不自知
疲曾於三山草堂散步消搖之間一凌絕
頂有微步草堂外已歷嵩山垂襟前神嶽
迥望襄大江微之句牧唱樵耕半夜投宿
亦良豪興蹉跎五六季來奔走風塵僅存
皮骨稍覺衰憊壯心半減矣嗟嗟人生得
喪匪可意爲今亦無所用心但求一茅屋

山間種半頃之田青壁流泉茂林修竹靜
坐吟嘯以盡窮七錄之旨歲時折爰燔枯
斗酒自傲尋仲長之遺言長少陵之送老
於吾足矣不知造物者將何以命我姑記
於此以証異日

遊二郎山祠記

去嵩山西二十餘里而有二郎山在嵩山
之中東西兩阜員峙正對二水燕尾交

之委曲容與其下髣髴巫峽寒江矣其東
爲誌公祠乙未丁酉之間曾一再游歷西
爲二郎祠昔嘗於東山對望足所未經行
李中望孤祠突兀舍車而步欣然一登僧
舍又頽榛蕪中畧識遺跡祠在佛刹前數
武下臨深谿青壁萬仞客來寒蒙聳躡丘
壑舉目山河已不勝古今興廢之感得遺
碣草間上書金大定二十一年月日寂寥

數語取記名姓亦頗有古氣碣石嶼然猶
新如昨日立者忽念先大人於余爲童子
時謂余曰破丘諸山祠中碑碣往往鑄金
遼季號知俗之歷胡矣然書法多有佳者
嗚呼此非吾父疇昔之所釣遊耶今始一
尋其言而先人往矣自大定迄今五六百
季先人以季三十許時遊此今又三十季
往矣地幾易主世幾易人碑猶昨也坐誦

唐王子安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
度秋之句涕淚垂四不能爲懷恨當時誤
託儒冠遂纏世務得僧房半間苦行此中
一鉢一盂對晚山撫長流亦人外之奇踪
也每有此想以俟功成季歲遷延朝復一
朝坐令此生又成虛度薄水風花念來悽
然十月十一日記

祭李將軍

刻施者山乃金乃玉逶迤者河千里一曲
嗚呼我公如山如瀆斤岡文皮淇澳綠竹
弱弄柔翰有聲於類萬里長風已在顧盼
逸態蕭疎雄心半漢曰男兒生有事四方
倚劍青天掛弓扶桑文墨之外可以縱橫
豈能兀兀作老書生腐心三寸白首一經
投筆徑去一何其雄五嶽參差蕩擗匣中
錦衣大羽以佐元戎叱咤之間凜然雷風

復際休明無所用功文不遇主武不逢時
曰歸去來從吾所之濁酒清棋素琴新詩
月夕花旦二三相知優哉游哉聊以自怡
國也孤貧性不偶世潦倒欽崎人所共棄
公獨不外謂我昆弟比於前修忘季之契
我卜我居囊空靡繼亦不羞澁從公假貫
公爲單施吾事獲濟今之精廬則公嘉惠
念言及此不覺流涕曾德未酬而公已逝

尚想昔歲已亥之春勅馬長途半夜過君
攬裳候門大叫開尊並進呼白把臂漉巾
高談無鬼清歌有神豈意一別無復會晨
嗚呼哀哉玉山霄暉皎月罷照我之懷矣
匪辭所肖靈兮有知欣然一酌

祭李母

嗚呼淮陰先施於漂母一行蚤鑿於隣媪
方英雄未偶漂泊塵埃與行乞而爲侶曾

虎鼠之莫分自孔聖不免失之子羽而一
婦人乃能琢結緣於未剖神渠黃於在壘
此千載之所難而義士所爲感慨悲淚也
國香成落魄天性嗜孤浪游顛躓於東西
旅食艱難於晨暮雖材匪驪黃之外而跡
同羊豕之間猥以郡試獲接音徽一見欣
然不我貧也子母同聲爾余英物收之歸
旅之中歸以骨肉之好行李之供不厭往

來筆研之需解及簪珥嗚呼緬言及此誠
不覺涕泗之無從而百感之橫集也憶已
丑辛卯之間與先大人數舍宇下炎旱火
流饑人欲清而母撫我唯謹先大人提携
謂余曰兒後卽貴慎無忘李母之德一時
情事感念依然先大人往矣明發有懷遂
及故舊圖報之私每用皇皇天路遠運帝
鄉縹緲本無幾而二毛官有儻於一命是
漢高未遇而漂母已沒唐玄不逢而隣姬
早世魯消埃之未及竟朝露之溘先慙恩
未訣覩顏何述雖哀我固原不望報而當
時亦何用識此已矣靈輿駕矣丹旄前矣
泉室閉矣萬事付之烏有矣嘆逝者之不
返感舊事漫續山陽之歌斷生者之不疑
盟初心徒掛延陵之劍

